

“惊艳”张桂铭

深厚的江南文脉基因、扎实的童子功，真正造就了让人惊艳的张桂铭。

□ 撰稿 | 陈家泠

一曲高亢的绍兴大板，唱出了宋代陆游宏丽奔放、慷慨激昂的爱国诗篇。一壶醇厚的绍兴花雕，咏颂了明代畸人青藤徐渭，才华传世的书画艺术大师。街头巷尾传颂的，是清末民初的鉴湖女侠秋瑾壮烈的悲歌。黑瓦白墙的学堂里，回荡着大文豪鲁迅的经典文字。绍兴特有的文脉和地气，浸润培育了张桂铭的才情和底气。这就是江南文化的基因。

1959年，20岁的张桂铭考入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，他不是由附中直升，而是由普通中学考入美院的。难度之高，显示出桂铭的艺术才情与天赋。1959年至1964年，正值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鼎盛时期。在潘天寿院长教育体系倡导下，教学主张诗书画印传承综合基础，尤其强调学中国画需练好书型线条，即“强其骨”，同时提倡“拳不离手，曲不离口”，观察生活和大量速写的学风。张桂铭以其惊人的坚韧与勤奋，在浙江美术学院打下了扎实的童子功，并成为班中的佼佼者。

上海虽说是海纳百川、大师林立、艺术氛围活跃的“魔都”，但奇怪的是没有专门培养青年艺术人才的美术学院。当时青年艺术人才在上海发展简直难于上青天。上海也许考虑到现状，为了引进青年艺术人才，于1963年和1964年打开门户，招收浙江美术学院国画、油画、版画、雕塑、工艺美术应届毕业生到上海各单位就职。1964年，张桂铭被分配到上海市文化局工作，由于张桂铭是班长，速写水平高超，写生和创作能力强，他顺理成章地被上海中国画院相中，从事专业创作，于是有了以后蜕变为新海派艺术弄潮儿的机遇。

张桂铭如鱼得水，很快融入了上海中国画院这座艺术殿堂。上海中国画院当时的许多老



张桂铭作品《钟馗》。

画家是近代中国画里程碑式的大师。海派的精义，我们可从上海的三个词语来佐证，即时髦、摩登、克勒。要旨是——时髦，引领性；摩登，创造性；克勒，经典性。这就是近一百年来海派绘画的雄风。

张桂铭在浙派锻造下，融会传承了海派的灵变与创新性。他谦逊地向画院各位大师讨教、学习，自此功力猛进，为之后构建自己让人惊艳的绘画图式奠定了技术和创新的基础。

20世纪80年代，改革开放的风潮扑面而来，各种新潮画派应运而生，如云海争奇。西方作品和艺术思潮引入，使中国年轻一代艺术工作者大开眼界。张桂铭凭借坚实的童子功，秉承上海中国画院的守正创新精神，“不信邪、不媚洋”，以其自身强健的墨线为根基，巧妙地吸取西洋的色彩感觉，同时撷取民间单纯质朴的形式和情调，构建极具视觉冲击的艺术图式和雅俗共赏的境界，使人耳目一新。

2002年年初，全国政协在北京连续推出各省市优秀中国画家的展览，前言写道“我们也需要这种不东不西，亦东亦西，不是东西的好东西”，一时百花齐放、争奇斗艳。这正是上海新海派绘画的风标，张桂铭的绘画不就是这样子的吗？

时至今日我们更领会到，新海派的特色在于海派文化、江南文化和红色文化的融会贯通，使其产生一种新时代、新能量的喷薄，从而加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。

2024年9月，张桂铭已仙逝10周年了。今日深情地怀念他，是同道，亦是挚友。他身上散发出的艺术才气、气血、勇气值得我们敬重，深厚的江南文脉基因、扎实的童子功，真正造就了让人惊艳的张桂铭。✎

信息

红情绿意知多少—— 明清花鸟画中的笔情墨趣

近日，“红情绿意知多少——明清花鸟画中的笔情墨趣”在程十发美术馆举办。展览汇集了沈周、陈淳、唐寅、陈洪绶、石涛、金农、李鱓、虚谷、蒲华、吴昌硕等明清大家的49件花鸟画精品，观者可赏花观鸟，如游园圃之趣；亦享林下之风，如往来于群儒之间；亦可游戏翰墨，享笔情墨趣之妙。